

破阵子丛书

梦回 吹角连营

徐晨宏 著

重新认识我们的英雄
仰视我们的英雄
擦亮我们的英雄

重庆出版社



□□□□□□□□□□



□□□□□□□□□□



□□□□□□□□□□

徐貴祥 著

□□□□□□□□□□

□□□□□□□□□□

重慶出版集團  重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回吹角连营 / 徐贵祥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229-12566-0

I. ①梦… II. ①徐…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93236号

梦回吹角连营

MENGHUICHUIJIAOLIANYING

徐贵祥 著

策 划: 廖华章同人

出版监制: 陈建军

责任编辑: 徐宪江 黄卫平

责任印制: 杨 宁

营销编辑: 张 宁

装帧设计: 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投稿邮箱: bjhztr@vip.163.com

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转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cbst.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7.5 字数: 130千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 5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徐贵祥，安徽省霍邱县人，1959年12月出生，现为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仰角》《历史的天空》《高地》《八月桂花遍地开》《明天战争》《特务连》《四面八方》《马上天下》等。获第七、九、十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获全国精神文明第八、十、十一届“五个一工程”奖，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目 录

辑一	2	我的家乡
一	11	老街沧桑
南	19	行走古战场
来	25	阳春三月问弋阳
北	38	乾坤之湾
往	45	穷人树

辑二	56	冬天里的一把火
一	61	向右看齐
吹	65	目标正前方
角	67	从安阳出发
连	72	一次让人后悔的“伏击战”
营	75	军艺生活点滴
	83	枣树里的阳光
	92	冶炼之路
	101	当兵当到了天边边

辑三 良师益友	106	战友旧事
	114	温暖的压力
	118	我和《安徽日报》
	121	一言为定
	128	写本好书送给你
	135	欢迎师兄莫言
	141	同裘山山在一起的日子
	151	两个女人千年一叹
	157	奔走于文学内外

辑四 说文谈艺	162	从“另类”到“一样”——《历史的天空》创作谈
	166	和平年代的战争往事——《特务连》创作谈
	170	寻找英雄——《马上天下》创作谈
	174	假如我们都是杨靖宇——《八月桂花遍地开》创作谈
	177	一张旧地图——《高地》创作谈
	182	常双群的来历
	187	一个女兵，半部《仰角》
	192	说对说错皆用心——文学系师生合集《背锅人》序
	199	田野之上有我们的城郭——《四面八方》后记
	203	探视人性深处的明与暗
	210	文学想象唤醒科学想象
	214	一只手和一千只手
	221	阅读与发现
	229	擦一根火柴照亮人生

辑一

南来北往



我的家乡洪集镇在大别山北麓，那是一片肥沃的文化土壤。往远处看，江淮流域，群星璀璨，历史上有桐城派驰名中外，近现代有陈独秀、胡适、蒋光慈等文化名人。近距离看，叶集区（原属霍邱县）本来就是著名的文藻之乡，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先生创办的未名文学社，七名成员中就有四个人是叶集人，他们是台静农、韦素园、李霁野和韦丛芜，都是青史留名的文学大家。我是在走上文学道路之后才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夏洛蒂·勃朗特、果戈理，这些灿若明星的文豪原来离我们如此亲近，似乎就在我们身边，因为我们的身边有台静农、韦素园、李霁野、韦丛芜，正是他们用深邃的思想和生花妙笔把那些文学巨匠拉到我们的身边，把他们关怀底层、呼唤自由的文学作品送到我们的眼前，让我们感受到文学的温暖和强大，让我们拥有一颗善良美好的文心。

我上小学的时候，正好赶上“文革”开始，洪集镇的运动也如火如荼，街上有一些读书人跟着起哄，串联、游行、批斗，煞有介事，

还演样板戏，好像还一度把公社的名字改为“红光镇”。那时候虽然教学乱得一塌糊涂，但是我却因祸得福，读了很多书，其中多数是安徽作家的作品，这些书被当地的造反派当作毒草收缴起来，存放在公社大院的一个小楼子里。我的父亲时任公社宣传委员，有一些方便，所以我能得逞偷书，偷回来和我姐姐抢着看，有时候为了争夺一本书，我们姐弟俩打得不可开交，房前屋后打游击战运动战。那个时期是我文学启蒙的重要时期，我读的书有陈登科的《风雷》，李晓明和韩安庆的《破晓记》，还有《安徽文学》杂志和《活页中华文选》，都是“文革”前出版的。记忆中，那时候的《安徽文学》杂志好像是24开本的，特种纸封面，“安徽文学”这四个字非常漂亮，介于魏隶之间，风格独特，采用起凸工艺印刷，就像钢印那样压出来。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不可思议。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条件还是很艰苦的，温饱问题尚不能很好地解决，却把一个文学杂志办得这样精美，这样考究，说明在安徽人的心目中，文学是一件多么神圣的事情！

记得是在上初中的时候，我从《安徽文学》上读过一个电影文学剧本，名叫《白色的蔷薇花》，作者是谁记不清了，叙述的是一个三角恋爱故事：三个同学，一个富人家出身的男同学长大后成了国军少校，欺男霸女，强娶女同学为妻，后来被人民政府镇压；那位真正同女同学有爱情关系的男主角参加了解放军，解放后当了县长，以宽厚的胸怀，收养那位国军少校和女同学的女儿，并继续追求那位女同学。女同学无颜面对，悬梁自尽了。这部作品虽然有着明显的“阶级

斗争”概念痕迹，但是写得凄婉动人，很有人性的深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果说童年、少年时期的偶然阅读激发了我对文学的兴趣，那么，我真正产生创作激情和创作念头，还是在青年时代。十八岁以前，我的故乡有两个，一个是姚李镇，一个是洪集镇，两地相距十一公里。我出生在姚李，长在洪集，十三岁以前主要生活在洪集，按照朱自清的说法，一个人的童年生活在哪里，他的故乡就是哪里。那么，我的故乡当然是洪集，但说在姚李也没有错，除了它是我的出生地以外，还因为过去姚李是区政府（县政府的派出行政机构）所在地，洪集是姚李的地盘，我父亲又先后在姚李担任过农科所长、公社主任（乡长）、副区长等职务。我童年的时候，我父母的工作在这两个小镇上来回调动，我们家就像一条小船，跟着我的父亲和母亲来回颠簸。

我在洪集读初中的时候，有一个语文老师叫王启昌，读书很多，语文功底很好，课讲得才华横溢，就是他最早预测了我的文学前程。有一次我写了一篇作文《在田间》，叙述一个基层干部早出晚归拾粪积肥的事迹，王老师给的批语是，这篇文字不一定是好作文，但它是一篇好作品，并作为范文在课堂上朗读。王老师对我的作文要求特别苛刻，同时也给了我很多额外的指导。

后来在姚李读高中，语文老师叫汪泛舟，古文功底非常深厚。那时候不重视课堂成绩，学生爱听不听，但是汪老师仍然十分认真，讲古文抑扬顿挫，字斟句酌，津津有味。我调到解放军艺术学院工作之

后，有些体会，一个老师讲课质量高低，不仅取决于他的知识能力，甚至同他讲课的表情、口吻、口型和语气、语调、语速等等都有关系。至今我还记得，汪老师给我们讲《薛谭学讴》：“薛谭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技，自谓尽之，遂辞归。秦青弗止，饯于郊衢，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薛谭乃射求反，终身不敢言归。”就这五十多个字的文章，讲了一堂课，布置我们做作业，一是模仿此文做一篇古文，二是写一篇体会文章。我参军之后仍能背诵两篇课文，一是《曹刿论战》，二是《薛谭学讴》。现在回想起来，我的有限的古文知识和兴趣，主要就来自那个时期。汪老师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恢复高考之后，四十多岁还考上了研究生，现在在敦煌研究所当研究员，著述颇丰，出版《敦煌石窟僧诗校释》《敦煌儒家蒙书与意义略论》等等。从他那里，我得到的更多的是对于文学的热爱和执着精神。

除了在学校直接受益，家乡的社会文化氛围对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我在姚李读书的时候，姚李区文化站站长绰号叫周老飘，大高个，这个人给我的印象，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抓农村文化，有很多青年都围拢在他的身边，跟他学拉胡琴，学演出，学写剧本。我亲眼看过他导演动作，牛高马大的一条汉子，还会翘兰花指。那时候县里搞文艺调演，我们姚李区的代表队，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很少第三。姚李区的文艺演出队还经常代表县队到地区参加调演竞赛。那时候我还在上学，下自习回来，经常见到文化站灯火通明，歌声琴声锣鼓声，声声入耳。在那种环境里，我不可能不受影响，经常

蠢蠢欲动。反正那时候上学不用交作业，不用考试，有的是时间，我也学着写诗，写散文，好像也照葫芦画瓢写过剧本。

前些年，《历史的天空》获奖之后，我回到故乡，我的姚李中学师兄、六安市委宣传部部长喻廷江安排我到大别山采风，路上还跟我回忆当年参加姚李文艺宣传队的情景。他们一帮子少男少女，住在文化站里，日子过得无比清苦，半夜起来煮白菜，但是精神很愉快。当年的文艺骨干谢德新也说过，他也是在那个时候，跟周老瓢学了不少东西，为后来担任领导职务打下了厚实的文化基础。

我父亲在洪集公社当书记的时候，洪集文化站的站长是汪礼堂，我从部队探亲回家，父亲就会把汪站长请到家里，切磋文艺之道。后来我父亲和汪站长相继调到姚李区工作，还是在一起。汪站长跟周站长一样，一干也是十几年，也是只做一件事情，抓农村文化。当然，时代不同了，要求也不一样，汪站长的文化工作内容更丰富了，他把一个乡镇的广播站扩大成了一个县的第二电视台，以一个乡镇的力量办起了文学刊物《漫流河》，还成立了一个漫流河文学社，继续培养文学人才，这些人都是业余的，有的执教，有的行医，有的从政，还有的务农经商，有年轻人，有中年人，也有老年人，但是文学热情普遍很高。有个叫王和文的个体户，多年坚持写小说，还发表了不少。这些人很让我感动，我觉得，他们就像我的同盟，就像我的大后方。

二〇〇三年，“非典”时期我探亲被滞留在乡五十五天。就是在那段时光里，我意外地收获了一个惊喜，结识了家乡的文化前辈史红雨

先生，又通过他认识了徐航老师。小时候就听父母说过，史老师是大才子，安徽大学的老牌大学生，有不少传奇故事。接触之后，深感此人才华横溢，谈起家乡逸闻趣事如数家珍，表达情感妙语连珠。有一次他和另一文友朱德奎带我到燕子河镇参观，车子爬上山腰，极目远眺，蓝天白云，大别山群峰叠翠，蔚为壮观。山间农耕童牧，俨然世外桃源。兴之所至，我们三人你一句我一句背诵毛主席诗词：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真是豪情万丈，欢歌笑语随风飘扬。就是那一年，在史老师、徐航老师和师兄喻廷江等人的陪同下，我几乎走遍了皖西的名山古镇，也是那一次，灵感泉涌，后来写出了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史红雨老师和徐航老师合著了一本《皖西漫步》，是一本十分珍贵的地域文化读物，几乎囊括了皖西的名胜古迹和风俗人情，我为此还写了一篇文章《文化的力量》，表达了我对此书的喜爱心情。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家乡还有一位很活跃的民间文艺工作者，叫陶锦源，是个深受当地百姓喜爱的民歌词作者，获过很多奖。当年歌唱家朱明瑛走红的时候，唱过的一首脍炙人口的歌，就是陶老师所作。他的弟子张振喜、穆志强至今还在这条路上不屈不挠地往前走，而且两个人的歌词作品都获过省以上的奖项。坦率地说，我能成为一名作家，在文坛产生一定的影响，有很大程度得益于家乡浓郁的文化氛围的熏陶。

还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的，我的故乡不仅是“文藻之乡”，还是一

片红色的土地。众所周知，皖西地区地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诞生过许多战争人物，原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杨国夫中将的故居，和我家原是一个村的，洪集会馆村。原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中将的老宅，离我家直线距离也就是十几里路。这两个人都是赫赫有名的战将，在家乡流传着他们的很多传奇。全国政协副主席，原总后勤部长洪学智将军籍贯金寨县斑竹园，离我家直线距离也只有几十里路。前些年我在解放军出版社担任总编室主任，组织编辑力量为老人家整理回忆录，有次采访，正逢中秋，老人家听说我是皖西人，非常高兴，坚持让我们留在这里过八月十五，席间还不厌其烦地让工作人员给我们夹菜，甚至下意识地亲自起身找酒，家乡人那种好客的习惯让我们感到十分亲切。

小时候听大人讲故事，耳濡目染，现在受益无穷。小说是虚构的，但不完全是空穴来风，我们对于人物的认识，对于生活的理解，离不开家乡文化的熏陶。我的作品以家乡为地理文化背景，实际上就是占领了一座精神高地，近水楼台，得天独厚、取之不尽。我的所有作品几乎都有故土文化的痕迹，这说明故乡情结已经成了我血液的一部分。《历史的天空》和《八月桂花遍地开》是倾注了我最多心血的两部作品，都以皖西地理文化为背景，之所以这么选择，是因为那里有我熟悉的人、事、情、景，还因为有感情，所以写来一切都历历在目，得心应手。我曾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说：心里涌动的是故乡情，笔下流淌的是淮河水，江淮大地上升起了历史的天空，皖西的山山水水都有桂花开。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之前的一个月，传来消息，我的家乡姚李和洪集两个镇子，同时划出霍邱县行政编制，归属六安市叶集区。如此一来，我由原先的“霍邱人”又摇身一变成了“叶集人”了，所以我得专门谈谈叶集。

事实上，对于叶集，我同样有亲近感，我读中学的时候，霍邱除了县城以外，另有三所中学，河口中学，三元中学，叶集中学，而尤以叶集中学最为驰名，在我的印象中，我老家的教育界和文化界但凡有点建树的，多数出自叶集中学。考高中的时候，我本人对叶集中学的向往，几乎不亚于对北京和上海的向往。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霍邱县和六安地区两级，每年都要举行文艺调演，叶集镇的业余文艺演出队，实力最强，经常拔得头筹。

叶集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名镇，西接大别山脉，南织淮河水系，史河干渠穿镇而过，接壤两省三县，清代中叶《霍邱县志》记载有“邑中舟车之集，商贾所凑以叶家集为最”之说。同时，这里也是红色革命根据地，著名的将军县金寨和叶集同饮一河水。我早年读过的小说《破晓记》，把叶集描述得像一个神秘的城市。而我小时候，也确实把叶集当作城市，不仅因为那里有电灯电话和几座三层小楼，更因为那里有很多神奇的人物和故事。

上个世纪末，安徽省将叶集划出霍邱县建制，成为经济单列的县级实验区，应该说，除了发展经济的考虑，更有文化的考虑，“未名四杰”等先贤创造的文化资源，功在千秋，福泽当代。我近年探亲回

乡，经常去叶集采风，仍然能够感受到延绵不绝、势头益猛的乡土文风，在大别山东北方向缭绕弥漫。

几十年来，叶集的作家、学者和文学青年薪火相传，老一辈的文化人有安天国、姜兴云、朱德奎等。从叶集走出去的学者黄开发，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周作人研究，以及中国现代文学观念和现代汉语散文研究。主要著作有《文学之用——从启蒙到革命》《人在旅途——周作人的思想和文体》等，选编过《未名社作品选》。在叶集镇土生土长的中学老师黄圣凤，目前已经出版个人文学专著五部：诗文集《野菊花的秋天》、散文集《一路轻歌》、散文集《一棵树的穿越》、诗歌集《凤的江山》、散文集《等一朵花盛开》等等，在文坛产生很大的影响。与此相应的是，叶集区的母体霍邱县，近年来文学创作更是枝繁叶茂，人才辈出，如小说作家张子雨、陈斌先，打工诗人柳冬茱，散文作家穆志强、张烈鹏、徐有亭，歌词作家张冰，等等。如今霍邱县、叶集区已经成为两个平级的行政区划，但是这两个县区的文学朋友，在精神上还是一个整体，非常荣幸的是，我也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

小时候，我认为老街是一座城市，至少曾经是一座城市，再至少将来也会是一座城市。

老街坐落在皖西中部丘陵的一个高台子上，基本上呈“F”形，三条大街构成了老街的全部。上面一横的右端，顶着我就读的小学，教室好像是道家建筑，我记得大梁上还画着八卦图案。“F”下面那一短横，一直伸向街南头，顶端是一座清真寺。我姥姥家住在老街的中心，不偏不倚正好在下面那一短横和一竖的交界处，姥姥家的后面已不是街区，往北是一个土坎，再往北是河湾，那便是老街的“郊区”了。河湾里有茂密的树林，摇曳的竹影，老街人生活的重要源泉龙井也镶嵌在河湾中间。而龙井，在我的老街记忆中，是最具神秘色彩的，关于它的传说至今还在影响我。

老街的路心铺着整齐的青色石板，这些青色石板不仅承载着生活的步履，也勾勒着老街的历史，有些石板上还镌刻着文字。街上住着卖油条的，刻私章的，轧棉花的，修收音机的，卖百货的，木匠、篾